

鐵娃女娃

李 伯 寧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鐵 娃 娃



李伯寧 著 秦松生 插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抗日戰爭時期，曹小娃是兒童團團長。他的爸爸在一次敵人大‘掃蕩’時，被日本鬼子殺死了。小娃爲了‘替爹報仇’，積極參加革命工作，掩護革命幹部堅持革命鬥爭，縣長就住在他家裏領導這個地區的抗日工作。有一次，由於漢奸告密，敵人包圍了他的家，抓住小娃，用種種酷刑拷問他，向他索縣長，小娃始終不向敵人屈服，受了重傷。

小娃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，在黨的教育下，已經成長爲堅強剛毅，保衛革命果實、保衛祖國、保衛世界和平的英雄戰士了，他現在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線創造着英雄的事蹟。

書號：文0021

24千字

定價(4)一角四分

鐵 娃 娃(中·高)

著 者	李 伯 寧
繪 圖 者	秦 耘 生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五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原中國青年版印 59500 本社 1955 年 5 月新 1 版—第 1 次印刷

1955 年 11 月新 1 版—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161—50180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1 1/2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特號

目錄

一 第一次見面·····	一
二 仇恨·····	四
三 小偵察員·····	九
四 生死關頭·····	一九
五 鐵娃娃·····	三五

一 第一次見面

我第一次認識小娃，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。

一天早晨，我同民政科長老段和婦聯的小李，到車莊去佈置春季反「掃蕩」工作，剛走到車莊村口，被兩個手持紅纓槍的小學生攔住了去路。

「同志！是哪部分的？看看通行證！」

這一下把我們要慌了。因為我們今天出來的時候很倉促，誰也忘記了帶通行證。我只好笑着向他們解釋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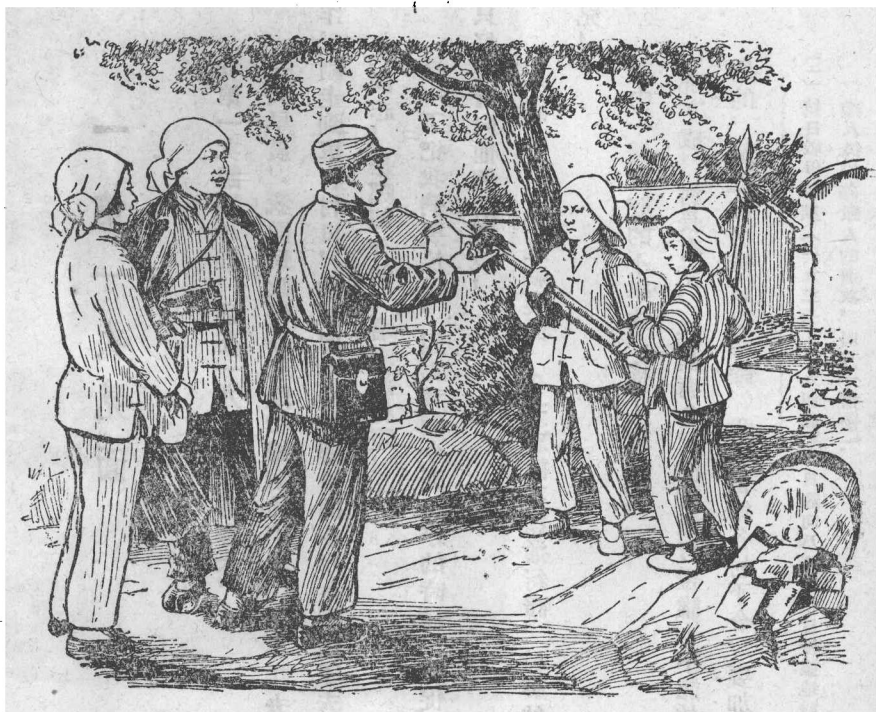
「小同志！我們是縣裏的，今天忘記了帶通行證，村裏的幹部都很熟悉，絕沒錯兒！」

其中一個白胖的小學生，搖了搖頭說：

「那不成！村長有話，縣裏有令，沒有通行證誰也不能放過。」

是的，最近特務確實很活躍，我們曾給各村下令，要加緊崗哨。

（二）抗日戰爭時期（一九三七—一九四五），日寇向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殘酷的進攻，自稱「掃蕩」，八路軍組織人民粉碎敵人的進攻，叫反「掃蕩」。



老段同志笑了。他說：

「小同志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是咱們縣長！……」

「我不管你縣長不縣長，反正沒有證過不去！」

老段本來想介紹一下我們的身分來解圍，誰知道這句話倒把事情弄翻了：這個小學生認為他是故意用大牌子嚇唬他，所以不等老段說完，就碰了回來。

事情僵住了，怎麼辦呢？我只好再和他笑

嘻嘻地商議：

「小同志，你做得很對。可是我們今天到你們村裏來，有重要的公事，你不放我們進去，就要耽誤工作。可不可以先帶我們一個人去見見村長呢？」

他稍微猶豫了一下，同意了我這個辦法。他指着我說：

「走！你跟我走！」同時又轉過頭去囑咐他的伙伴——一個和他的年紀差不多的小姑娘說：

「秀女！你看着他們（指老段和小李）！別放他們走！」

他把我帶到民兵隊部門口，我想和他一起進去，他却命令我站下等一等，獨自跑了進去。一會兒，他和村長出來了。村長一見我就笑了：

「好哇——小娃！你捉住縣長啦！」

小學生一聽，愣了一下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

「可是他沒帶通行證啊！」他吐了吐舌頭，扮了一個鬼臉，撒腿就跑了。

我想問他幾句話，可是一把沒拉住他。村長告訴我：

「他姓曹，叫小娃，是這村的兒童團團長，今年才十三歲。他的爸爸叫曹老路，是個好幹部。前年（一九四〇年）春天日寇大『掃蕩』時，曹老路掩護婦女老小們撤退，走慢了一步，給日本鬼子殺死了。當時，日本鬼子要他帶路找游擊隊，要他找『堅壁』（二的糧食，他都拒絕了。鬼子把他倒背着手吊在樹上，用沾了水的皮鞭子打他，他可真不

「含糊」：一聲沒吭。最後，鬼子當着小娃和小娃他媽的面把他挑死了！……這孩子聰明、能幹，從去年就當上了兒童團團長，領導孩子們唱歌、做體操，站崗放哨，做宣傳工作什麼的，可帶勁呢。這孩子勞動也不賴，自從他的爸爸死了以後，他種地也頂半個人的事。這孩子大了也錯不了。……」

村長滿口稱讚他。我雖然和他是第一次見面，但也很喜歡他：覺得他聰明，辦事很認真，還滿有點魄力，確實是個好娃娃。從此，我就認識了他。

（二）抗日戰爭時期，當敵人向我們發動進攻，我們作戰略的撤退時，爲了不讓敵人得到可以利用的物資和人力，領導羣衆有組織地撤退或隱蔽，並且把不能帶走的糧食、柴草、木料、家畜等設法藏起來，叫「堅壁」。「堅壁」原來是「堅壁清野」的簡稱，是中國古代軍事上的術語，是一種戰術。當時日寇曾經提出「以戰養戰」的侵略計劃，想利用中國人打中國，利用中國的物資來補給它的消耗，我們就用「堅壁清野」的戰術來困擾它，終於戰勝了敵人。

二 仇 恨

車莊是三個縣交界的一個邊沿村莊。敵人每次進行「掃蕩」時所用的人馬，都是由各個地區臨時拼湊起來的，因爲組織不統一，作起戰來也就互相推諉，所以各縣交界的地區，是堅持反「掃蕩」的好根據地。車莊有這個地理上的好條件，又有羣衆基礎，地

道」和民兵都是全區的模範，因此，縣的領導機關，選定了車莊和車莊附近的村莊，作為今年春天堅持反「掃蕩」的根據地之一。我就住在車莊，親自掌握這一帶的反「掃蕩」準備工作——開展地道，堅壁清野，整頓民兵和下層組織。

我和小娃經常見面，很快就由熟悉變成挺要好的朋友了。以後，我就索性搬到他的家裏去住。

過去小娃的家裏很苦，人口雖然不多（只有媽媽、爸爸和他），但是媽媽因為平日操勞過度，把身子骨累傷了，經常鬧病，勞動不了，只靠爸爸租種着地主的五畝地，還要不斷地打個短工和作點小買賣來養活他們。爸爸整年地風裏來雨裏去，辛勤勞動，一家子還是挨凍受餓。小娃他媽認為這是命運不好，所以也燒過香，求過神，幻想着有朝一日時來運轉。可是神佛似乎都不管這碼事，窮還是窮。「七七」事變以後，共產黨來了，由於減租減息和清算鬥爭，五畝地回了老家，媽媽的身體也結實了，加上全家勞動，省吃儉用，又買了六畝好地，小日子越過越上勁了。這時候媽媽才知道了「窮」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所以一拉起閒話來，媽媽就和小娃說過去的日子怎樣苦，怎樣受地主的

（二）抗日戰爭時期，華北的平原地區，在敵人集中的兵力下，為堅持游擊戰爭，八路軍就組織羣衆挖掘地道，利用地道堅持抗日鬥爭。地道戰是當時華北平原地區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的偉大創造，地道的構築巧妙複雜，家與家相通，村與村相通，利用地道可以隨時隱蔽，可以隨時出擊，在抗日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

的窩囊氣，共產黨來了才怎樣翻了身，光景才怎樣好起來。一說到現在的好日子，媽媽就眉開眼笑的，絮絮叨叨地囑咐小娃：「可別忘了共產黨八路軍。要不是共產黨八路軍，在這兵慌馬亂的年月，咱們早就餓死了！」老路是農會的小組長，還在村公所担任「糧秣委員」。因為他翻了身，思想很進步，所以不管是領導農民們鬥爭地主，或是給村公所籌糧斂草，工作都很積極。他也常常教育小娃：「可得好好唸書，將來好給國家出力。從前咱們窮人別說上學，就是從學堂門口走過，也得受財主們的氣。現在咱翻身了，要好好用功，可對不起咱們的救命恩人毛主席。」這是一個多麼充滿希望的幸福家庭啊！但不幸在一九四〇年日寇春季大「掃蕩」時，老路被捕犧牲了！他的死，使這個幸福的小家庭，真像捫了半邊天。但在生產上，因為有撥工互助組〔一〕對他格外照顧，生活過得還是一樣的。小娃的媽媽是慈祥而勤勞的老太太，自從我們搬到她家，她就熱鬧起來了。她家裏的零碎活——什麼挑水、掃院子、給小驢指土上躉腳，……我們都包了。此外，還幫她春耕了八畝地，送了十車糞。老大娘樂得什麼似的，經常給我們蒸點白薯，煮碗細雜麵湯什麼的，慰勞慰勞我們，待我們真像一家人一樣。她也常常和我們說起過去的苦日子，說起小娃他爹怎樣怎樣好，拉扯小娃怎樣怎樣不容易。「日子剛有指望了，人死了！」她每說到這裏，便不能抑止自己的悲痛，最後總是一邊擦着淚，一邊說：

「我不哭，我不哭！哭死了也沒用！等把小娃拉扯大了，給他爹報仇！」老大娘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小娃身上。

「對！給他爹報仇！」我找不到更好的話來安慰她。

小娃確是個好孩子，白胖的臉，水汪汪的兩隻大眼睛格外精神，是個漂亮娃娃。他很聰明，在學校裏聽老師的話，肯用功，功課總是考第一。因為他參加了兒童團，常聽區「青救會」的同志們講些抗日的大道理，和佈置些兒童團應該作的抗日工作，道理懂得很多。他的小嘴又能說會道，是個好宣傳員；因為人們喜歡他，所以他的宣傳效果也就特別好。他曾經動員當院的二禿哥參了軍；碰見個落後點的不願拿公糧，他去鼓動一番，就能打通腦筋。他的年紀雖小，但在兒童團裏很有威信，不管比他大的、小的，都肯聽他的話，像一個很有指揮能力的小軍官。自從我們搬到他的家裏去住，我倆更親密啦。他每天放學回家，總是要我教他唱歌，或者是給他講故事。我給他講過紅軍叔叔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，八路軍叔叔打伏擊的故事，和小英雄巧計捉漢奸的故事，他都聽得非常入神。特別是對於故事裏的英雄人物，他羨慕得了不得。每次我講完了，他總是提出許多問題來問我。他問他們為什麼那麼勇敢，現在他們在哪裏，他們在做什麼工作等等，一直問得我不能再解答為止。他也常和我們講些鄰房四舍的情形，比如：誰家是抗屬，誰家是地主，誰家「頑固」，誰家不「頑固」，他都摸索得很清楚。但是，他很不願意和我們講起他爸爸的死，每逢他的媽媽一字一淚地向我們哭訴時，也沒見他掉

過一滴淚。他只緊緊地倚在媽媽的懷裏，呆呆地聽着。有時眯着眼睛，皺皺眉頭，但在這簡單的表情裏，我們可以看出：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是有說不完的仇恨的。不過當他的媽媽不在的時候，他有時也提出些問題來問我，比如：日本鬼子爲什麼打進中國來，他們爲什麼要殺人燒房子，鬼子們是不是也有爸爸媽媽，他們爲什麼那麼狠心等等。我對於他提出來的問題都盡量把道理講給他聽，但每次講解似乎都不能使他完全滿意。他總解不透：鬼子爲什麼狠到那麼沒有人性？爸爸脾氣那麼好，那麼喜歡他，爲什



那麼喜歡他，爲什

變無緣無故的給日本鬼子活生生地殺死，我怎麼講似乎也講不透；他怎麼想也想不通。不過談到怎樣對付日本鬼子，他倒有個一定的主意。每逢我問到他：「小娃，大了你幹什麼？」他總是毫不猶豫簡捷地回答：

「當八路，給爹報仇！」

是的，千萬個娃子的爸爸或媽媽被日本強盜慘殺了，我們除了向敵人討還這筆血債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來安慰死者和他們的這些孤苦無依的殘存親屬？

我相信這仇是能夠報的。

三 小偵察員

果然不出所料，敵人的春季大「掃蕩」，在五月一日就開始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剛剛起牀，還沒有洗臉，小娃從外面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。一進大門就大喊：

「縣長，縣長！有情況！窩頭跑亂了！」

窩頭離車莊只七八里路，情況好像很緊急，待我要詳細問他時，他早已跑出去了。我和警衛員老馬趕快收拾好文件，剛要到外面去看，街上就亂了。接着村西「砰砰」響



起槍來。我們跑出大

門口，看見羣衆們一窩蜂
似的順着街從西往東跑；一面跑一
面喊：

「馬隊！馬隊！……」

我們摸不清情況，正待要問問逃跑的老
百姓，突然婦聯的小李從人羣裏竄出來，氣
喘噓噓地告訴我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敵人的馬隊已經到村西
了！」

「有多少？」我問她。

「鬧不清！老百姓說黑壓壓的一大片！」她回答。

「是敵人自己打的槍，還是和我們接上火了？」我繼續問。

「不知道！情況來的太快，我正在開會，街上就亂了！我跑到民兵隊部，誰也沒有找到！」她一面拉着我跑一面回答。

我們誰也摸不清情況，不敢冒然到村西去看，只好指揮着羣衆往村東轉移。剛出東街口不遠，槍聲又在西街口響起來，但只打了幾分鐘，便又沉寂下來。我們一面跑一面回頭看，看看有沒有我們的部隊撤下來，但後面靜悄悄的一個人也看不到。我很納悶，脚步漸漸慢下來。突然，小李指着村北方向喊：

「馬！馬！」

果然，大約有五六匹馬，從村北繞了過來，直向我們的方向跑來。

我們順着道溝拚命向東南跑，跑着跑着，糟糕，東南方向的老百姓，忽然又折回東北跑下來，原來村南也有幾匹馬繞過來了。我們只好一直向正東跑下去。

這時候，村裏又響起了零星的槍聲，等我們回頭再看時，兩面的馬匹都丟下我們朝槍聲跑去了。

我們邊走邊討論着情況，決定在車莊村東北這個大窪裏和敵人兜圈子。這個大窪，方圓足有十五里路，遍地是碱坡、道溝和紅眼墩子（二），便於打游擊。去年又挨了淹，

現在還有一片片的積水，加上春季反漿，道路泥濘，馬隊是不好活動的。同時，這裏還有兩條出路：一條是必要時向東可以涉水過河，那邊不一定有敵人；一條是往西北可以繞到敵人的後方去。但是我們剛剛到河岸，就發覺情況有些不對：河的對岸隱約的有一簇簇人羣，不像打魚的，也不像逃難的。我們正在懷疑地研究着，突然一顆砲彈飛了過來，在我們身邊炸開了。我們趕快臥倒，接着噓噓噓一陣機槍向我們掃射過來。我們才發覺河東也有敵人封鎖。

情況比我們估計的嚴重得多。我們伏在泥濘裏向西北方向爬，直爬了二里多地，後面的槍砲才停了下來。

這時候，正西、西北和車莊村北，滿地遍野的都是馬隊了，來來往往地往回圍圈老百姓，我們被敵人四面包圍起來，進退不得。又爬了一里多路，索性在泥濘裏伏了下來。這時，在不遠的窪地裏，小李發現爬來兩個人，其中有一個就是小娃。我高興極了，立刻喊他過來。小娃見了我，好像見了媽媽一樣的有了依靠，高興地告訴我們他是怎樣逃出來的：

在他向我報告了情況以後，又傳了幾家情報，剛跑到西街口，敵人就 and 民兵接上火。他又跑回家去找我們，家裏一個人也沒有。這時民兵頂不住了，退了下來，馬隊把

（二）紅眼是一種發生的雜木，枝條可以編筐，因為是一種一叢的生長，所以叫紅眼墩子。

他們包圍在村裏。小娃趁敵人不注意，機警地溜了出來。以後的情況就不知道了。

我們聽了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小娃沒有因為我們出了意外，耽心的是民兵們沒有衝出來。但想到車莊的地道很好，才放心些。

今天的太陽好像走得特別慢，我們盼了好久，才把日頭盼得偏了西。這時候，窪裏和村邊都望不見馬隊了，槍聲也聽不見了，四外死一般的沉寂。我們的精神慢慢地鬆懈下來，才感到又渴、又餓、又疲乏了。我們喝了幾口髒水，選擇了一塊乾燥的地方躺下休息，肚子接着就咕嚕咕嚕叫起來。大家都餓了，可是誰也沒顧得帶出一口乾糧。好久我們沒有說話，但都在思索着：我們需要了解情況，民兵到底怎樣了？敵人走了沒有？村裏是不是遭了損失？怎樣才能搞點東西吃？當然，最好的辦法是能派人去偵察一下。但是誰能勝任呢？我們都是青年，化裝得都是四不像，而敵人又是討厭的馬隊。……想，大家商量了好久，誰也想不出好辦法。

「縣長！我回去看一下吧！我村裏又熟，想法給咱們弄些饅頭來吃。」小娃看了我們的難處，他向我要求担当這個任務。

我們確實需要這樣一個人，我也曾想過他，他人小，伶俐，村裏又熟，即使碰上鬼子，也容易掩護。但現在我却猶豫起來。我想起他的爸爸，怕他萬一遭到什麼意外，也怕他萬一被捕，受不住敵人的酷刑……我沉默着沒有立即答覆他。但是他沒有等我回話，站起來就走。我想叫住他囑咐他幾句，但是耳朵裏立刻響起了這樣的聲音：